

译匠天缘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

金克木◎著

金克木（1912~2000），字止默，笔名辛竹，生于江西，祖籍安徽寿县。

当代著名学者，印度语言文学专家，翻译家。

金克木学贯东西，知兼古今，学术研究涉及诸多领域，自己在生前也自称是“杂家”。

他除了在梵语文学和印度文化研究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佛学、美学、比较文学、翻译等方面也颇有建树，为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青年译本

青年译本



青年读本

译匠天缘

金克木 著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匠天缘/金克木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10

青年读本

ISBN 7—80094—924—9

I. 译…

II. 金…

III. 社会科学—随笔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2516 号

译匠天缘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1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通州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2 字数 351 千字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94—924—9/C·32

定 价:89.80 元(上中下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目 录

故人忆旧

叹逝	3
悼子冈	8
记一颗人世流星——侯硕之	13
俞楼春仍在	
——敬悼俞平伯先生	18
雪灯	
——悼吴组缃教授	21
由石刻引起的交谊	
——纪念向达先生	23
何容教授	30
送俞敏教授	34
刘教授文典	38
吴公子保初	41
珞珈山下四人行	44

天文·人文	51
代沟的底层	54
四十三年前	63
天竺旧事	67
遥寄莫愁湖	111

岁月留痕

文丐生涯	117
时间	121
学拳	126
联话	129
我的“偷袭”	132
1936 年春，杭州，新诗	138
一点经历，一点希望	143

治学漫笔

学说话	151
古籍整理小议	156
甲骨出新星	164
古书试新读	168
“古文新选”随想	173
文化问题断想	177

《银翘》·《剪云》	181
《春·秋》数学·线性思维	185
东西文化及其科学	191

读书小议

读书	197
学读书	200
外行读书	205
读书断想	208
家藏书寻根	210
九方皋读书	214
畅春园康熙夜读书	217
“闲”“书”二话	221
答问“喜欢什么书”	226
世纪末读《书》	228
读《清鉴》	242
读《声无哀乐论》	246
读《西伯戡黎》	249
重读“崤之战”	252
读启功《论书绝句》	255
谈《千字文》	259
《春秋》符号	263
读徐译《五十奥义书》	274

与小说对话：不败求败	283
与书对话：《礼记》	286
爱·情：真·幻	290
“南渡衣冠思王导”	294
阿 Q	
——辛亥革命的符号	299
《蜗角古今谈》前言	303
奥卡姆剃刀	309
只有一头的棍子	316
《存在与虚无》·《逻辑哲学论》·《心经》	318

文史小议

一梦三千年：周公	337
妄谈孔子	343
荒诞颜回传	347
《论语》中的马	352
试说武则天	362
三“王”的传统	368
上古御前的会议	371
为载道辩	374
文体四边形	389
文才史学的偏锋中锋	400
武人的文才史学	404

文学史三题	407
诗疑妄测三则	412
测试下世纪文学研究	418
两个七十周年的联想	426
“五四”一疑	429
文通葛郎玛	432
八骏图引	439

域外书知

孤独的磨镜片人	447
两大帝国的统一场	
——历史的节奏之一	459
信仰·崇拜·统一场	
——历史的节奏之二	474
逃犯的剃刀	483
再阅《楞伽》	491

随心散笔

“话语”世界随笔	505
诗境	509
小说的长与短	512
闲谈“八股文学史”	513

李约瑟·王亚南·陈寅恪	517
陈寅恪遗札后记	522
搔痒出新裁	530
平行名人传	534
小辫子老头	538
两个月亮	540
茶毗前谈：逍遥游	543
寒山子·迦利布	549
耳赤之一手	552
幻庵棋士乘船来	555

小题短文

批评	565
一言堂	566
独破庐	567
一字经	568
一字之差	570
奥古斯丁之“圣”	572

故人忆旧

叹 逝

“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

这是距今一千七百年前陆机《叹逝赋》中的句子。不错，河中流水永远是新来的。一代又一代的新人有谁能永留成为旧人而不逝去？

近年来故旧逝世的已经不少，但接二连三来讣告却是最近一两个月。先是诗人陈敬容，接着是北大三教授：徐继曾、杨周翰、王瑶。他们年纪比我小些，身体比我好些，比我有才学，有成就，对生活的信心又比我强，为什么都先我而去，留下我还在世上呢？

当卢沟桥炮声乍响时，极少人能料到一贯退让的政府竟能全面抗战。因此，我仍去中山公园赴邓恭三（广铭）的约会，去见诗人曹葆华。他来时身后跟着一位女郎，看来不到二十岁，戴一顶大草帽，穿一件“阴丹士林”蓝布旗袍。原来她就是新近在报刊上发表诗的陈敬容。过了将近四十年，我才知道她在《世界文学》工作。那是“文革”末期，我去看朱海观，偶然提到陈敬容。朱说他们是同事，住家不远，便拉我去看她。这时她正在房门口走廊上炒菜。

屋里有一个几岁的娃娃，她的外孙女。她头发白了一半。又过一些年，《九叶集》出版，她和几位诗人到我家来过。以后她又寄一本《陈敬容选集》给我。前年，她忽来我家，说是七十岁满了。带来她的外孙女，是她初见我时的年纪吧？怎么能想得到只过两年这位故人竟和海观一样成为故去的人呢？

二十年前我和一些“牛鬼蛇神”同去郊区劳动改造。有一天清晨，我在仅有芦席围着的露天厕所里发现一个人手拿一张撕下的外文书页在看。我正在极力忘掉学过的外文而怕忘不掉，怎么还有人怕忘掉呢？这人就是徐继曾。几年前，他送我一本他译的卢梭《漫步遐想录》。不到一百天以前，他见到我在一篇文章中说，不知卢梭《忏悔录》译全了没有，便送来了一部全译本。前半是他校过的，后半是他译的。怎能想到这就是最后一面？卢梭在世一直是孤独的。我曾为他译的书名省去了“孤独者”而感遗憾。现在有他去陪，卢梭又有一位中国朋友了。

“一二·九”前夕，沙滩北京大学红楼旁边，有七八个学生租了一间房子，自己起火做饭吃，取名“窝头饭团”。我不是学生，也被邀参加，我猜想那间房子是另有用途的，不过打出“饭团”牌子掩人耳目。这几个人都是学外语的。一位在抗战时打游击牺牲了。其余的人，除两人当教师以外，解放后都在不低的岗位上工作。两个教师，一是我，一是杨周翰。他在饭团没有多久便到欧洲和外国人合作编

书去了。他从瑞典寄来一封长信，述说初到时对欧洲的人和文明的观感。记得他说在接触欧洲普通人时感觉到了平静中的危机。那时希特勒上台已两三年了。

王瑶是我在五十年代才认识的。三十年前“拔白旗”时我在市场书摊上见到批判北大几教授的文集，他也在内，不过被“拔”的人不知道有这本书。也不过是两个月以前吧，我在学校的一次会上见到他，依旧不停地含着那支烟斗。我曾劝他戒烟，说，在“劳改大院”中不是不抽烟吗？他笑了笑，说，现在不是不“劳改”了吗？他兴致勃勃周游全国，还到东京和巴黎，怎么忽然就不见了呢？

二十年前在江西鲤鱼洲北大分校劳动时，外语系科的人合组一个连。由于开始招工农兵学员到大学进行“上、管、改”，领导说，学外语的人可以重捡起外语了。有一次，恰巧杨周翰、殷葆书和我对坐在草棚中相距不过一米的双层床的下铺上，偶然提到了翻译。我问，“倚老卖老”在英文中有没有对应的话。大家想不出来。我说，我们把“封、资、修”的东西忘得差不多了。三人都不由得笑了起来。各人笑得不一样。但都是真正开心的笑，可见还是没有忘记老本行，一讲外文翻译，仍然兴趣浓厚。杨周翰想出了一句英国话，仍旧不大贴切。难在“倚老卖老”可以是对别人的讽刺，也可以是给自己的貌似自谦的挡箭牌，可以是轻松的谈笑，也可以是严厉的讥嘲。这类话是汉语中有文化思想背景的多年凝结的习惯语，可以随语境而变

化语气，是很不容易在其他语言中有对应的，在汉文中用得不好也会出岔子。和王瑶的从中国中古文学转入现代文学类似，杨周翰也是从英语古典文学以及拉丁文学转入现代新学科比较文学的。大概古今中外新旧文学原本是互相通气而又彼此不能完全通气的吧？执一端而以为天下之学尽在此，恐怕是不大行的。我说这话是不是也有点“倚老卖老”了呢？

悼念这四位新去世的朋友，感到知人真不容易，对今人和对古人，对生人和对熟人，都一样。我对他们所知不多，自不能“谬托知己”，只能说，我以为他们有一点共同之处是我实在赶不上的，那便是对“真”的追求和执着与确信。陈敬容是以诗文追求情感的“真”，另三位都一直在大学教书，是在学术上追求“真”。他们很谦虚、又很骄傲。对自己真正知道的很骄傲，对自己所不知道或不大知道的很谦虚。知道学问无止境，即使是自己确实知道一点的，也不能说是全知道，也会有不足。我从未听到他们鄙薄别人，除非是“强不知以为知”的人。但对这种人也不出恶声，不过笑笑而已。陈是诗人，徐、杨、王是学者，所以有点诗人和学者的气派，但不是虚架子，不是笑嘻嘻点头敷衍的面孔，也不带“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气，记得五十多年前曾见钱钟书有诗句云：“拼将壮悔题全集，争说文章老更成。”非常欣赏。这才是学者兼诗人的境界。我是学不到了。

还是再抄几句《叹逝赋》吧。

“亲落落而日稀，

友靡靡而愈索。”

“托末契于后生，

余将老而为客。”

1989 年岁阑

悼 子 冈

我认识彭子冈很早，但她认识我很晚。

子冈的成名是作为女记者，但她的出色在于她有一支文笔。至于她的更出色处则是她的为人。不过，若就她对现代中国的贡献而言，还应当说她是第一批中的，甚至是第一个，当成了新闻记者而且一直当到底的女孩子，一个从向往革命到投身革命而对革命却充满热情而理解不足的天真的女性。

30年代初期，我在申报《自由谈》看到署名子冈的一篇小文，文中提到她住在北平西城一家女子宿舍，捎带了一笔那个宿舍的房主。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学生》杂志征文中第一名的那个子冈，而这宿舍无疑是我的朋友曹未风新开的秋城女子寄宿舍。于是我去看这位决心花二十年时间译莎士比亚的朋友曹未风。他告诉我，子冈本名彭雪珍，是中国大学英文系的一年级学生。我立刻想到那是《中学生》上发表作文的苏州振华女中的学生，大概是叶圣陶先生的弟子。恰在我们谈话时，一位推着自行车的女孩子陪着另一位进了院子。同子冈在那篇文中说的一样，她把自行车向墙上一靠，便和她的朋